

弘明集

四

弘明集
卷四
四

弘明集卷第九

梁釋僧祐撰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沈續序注

梁武帝

夫神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

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
離詭辯構義橫流徵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
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以弘至典績早念身空栖心
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而闇情難曉觸理多疑至
於佛性大義頓迷心路旣天誥遠流預同撫覲萬夜
獲開千晷永曙分除之疑朗然俱澈竊惟事與理亨
無物不識用隨道合奚心不辨故行雲徘徊猶感美
音之和游魚踴躍尚賞清絲之韻況以入神之妙發
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己者也敢以
膚受謹爲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固惑所以

釋焉

夫涉行本乎立信

臣績曰夫愚心闇識必發大明明不歛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

由信信者憑師仗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信爲本四信以不違爲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

謂之行也

信立由乎正解

臣績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正則外邪莫擾

臣績曰信一心者則萬邪滅矣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也

信立

則內識無疑

臣績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然

信解所依其宗有在

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

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爲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績曰神而有

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即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

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

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

神涉行未滿故之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

臣績

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卽滅

寧有任乎故淨名歎曰比丘卽時生老滅矣

若心

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

乎

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論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

經云心爲正因終成佛果

臣績曰畧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正因緣

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旣云終成佛果斯

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

求何者夫心爲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

本之性不移

臣績曰陶沐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一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變之謂一

本者即無明神明也

臣績曰神明本暗即故以無明爲因

尋無明之稱

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

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

謂無明則義在心矣

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

無明

臣績曰明爲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豈旨空也

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

不改

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廢體無生滅者也

將恐見

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

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

不即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不即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即迷其不即便謂心隨境滅故

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是神明神

明性不遷也

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論也

何以知

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之理

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

續

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類續爲一故舉大善斥相續之迷

是知前惡

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

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

本也

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爲無明若與一切

善法俱者名之爲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

臣績曰若

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

故知生滅遷變

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平現境

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

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爾也

而心爲其本未曾異矣

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

體莫異

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

生死可盡明矣

臣績曰成佛皎然狀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若用而無本則滅而不

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難神滅論

并序。本論范縝作

梁蕭琛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曰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

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
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尅敵得雋能事畢
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兼陳本意係
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荅曰神即形也形即
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
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荅曰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
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昏昏故以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旣

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勸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

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

反中詭遇趙簡子夢童子裸歌可吳入鄒晉小臣夢負公登天而負公出諸厠之類是也或

理所不容呂嗣夢射月中之免吳后夢腸出繞闔門之類是也或先覺未兆姜

夢天名其子曰虞魯人夢衆君子謀欲亡魯之類是也或假借象類蔡茂夢禾失爲秩王

濬夢三刀爲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越人夢騎之類是也或乍驗乍

否殷宗夢得傳說漢文夢獲鄧通驗也否事衆多不復具載此皆神化茫渺幽明

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

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

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
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旣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
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
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
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
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
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
一邪刃利旣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

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有知

形之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

何而至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咎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喻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

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歟而生者必歟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歟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歟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痒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蜚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

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旣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